



中国书法鉴赏·第二辑

褚遂良书法鉴赏

ZHONGGUO SHUFA JIANSHANG

紫都 耿静 编著

之超
迹方於禹
跡猶大
林



中央编译出版社

4

中国书法鉴赏

褚遂良书法鉴赏

紫都 耿静 编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褚遂良书法鉴赏/紫都 耿静编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3

(中外书画大师书系·中国书法鉴赏 第2辑)

ISBN 7-80109-933-8

I. 褚... II. ①紫... ②耿... III. 汉字-书法-鉴赏-中国-唐代 IV. J292.1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15349号

褚遂良书法鉴赏

紫都 耿静 编著

责任编辑 谭洁 王雪孟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社址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22号(100035)

电话 66560272(编辑部) 66560273, 66560299(发行部)

网址 <http://www.cctpbook.com> Email: edit@cctpbook.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振宏福利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80

版次 200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250.00元(全十册)

目 录

第一部分 一代教化主

——褚遂良生平传略	(1)
直谏忠臣	(3)
书学之路	(8)
传世佳作	(10)

第二部分 作品赏析

(13)

倪宽赞	(15)
临兰亭序	(31)
雁塔圣教序记	(42)
枯树赋	(109)
阴符经	(128)
孟法师碑	(160)
伊阙佛龕碑	(189)

第一部分 一代教化主

——褚遂良生平传略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诗歌、散文、音乐、绘画、雕塑、书法等艺术，名家辈出，繁星丽天，名作迭见，辉映千古。唐初，太宗李世民很重视文学，爱好书法。自陈、隋入唐的儒臣欧阳询、虞世南为名重一代的老书法家，甚见优礼。年辈较晚的褚遂良，以书法为进身之阶，继而在政治上受到太宗的信任，位至宰相，成为顾命大臣之一。

直谏忠臣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杭州钱塘(今浙江省杭县)人。他的祖先世居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在十二世祖褚砮时，全家随晋元帝渡江，迁居丹阳。唐代文人多沿袭六朝旧习，仍以郡望称之，所以有些书上也记载着褚遂良是“阳翟褚氏”。因籍贯也有人称其为“褚河南”。

南朝是个讲究门阀的朝代，褚氏门第虽然比不上王氏、谢氏，但也是颇具影响力的名门。褚遂良的几代祖先均历任南朝清要之职。

褚遂良的父亲褚亮聪敏好学，善写文章，尤善谈论。他18岁时拜见陈仆射徐陵，因文章精妙而使徐陵深深喜爱。陈后主得知后还特意召见他。陈灭亡后，褚亮入隋和虞世南一起被召为东宫学士。隋大业七年时，褚亮任太常博士，又和欧阳询一起掌管隋王朝的礼仪制度。随后还升任黄门侍郎，但是因为牵扯到杨玄感谋逆之事，而被降职，任西海郡司户。当时只有18岁的褚遂良也和父亲一起远徙陇右。

李渊在太原起事后，李世民久闻褚亮贤名，便千方百计收为门下，授以六品王府文学，褚遂良也一并被收

纳,成为秦王府近臣,但年幼的褚遂良此时并没有什么突出表现,也未受到李世民的重视。倒是他的父亲,不断被擢升,成为唐朝的开国资深元老,死后以贞观功臣的身份陪葬昭陵。

褚遂良是褚亮的第二个儿子。从武德初年随父入唐后,在他父亲政治关系的影响下,一直受到魏徵、虞世南、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顾眷。在贞观初年,褚遂良就出任秘书省秘书郎,执掌省内甲乙丙丁(即经史子集四部)经籍图书,分判贮藏由楷书手缮写的天下之书,还担任弘文馆“馆主”,检校馆务,安排并陪同弘文馆学士轮番进内殿与唐太宗讲论经史,商略政事。他还随同虞世南、萧德言等名儒一起采集经史百家中的嘉言善语,以及明王暗君的事迹,编为 50 卷,号《群书理(治)要》,为唐太宗能明鉴前代帝王的得失提供规范。

唐太宗是公认的有“识人之明”的英主,他是这样评价褚遂良的:

“褚遂良学识较好,性格也坚定。他经常把自己的忠诚向朕表露,这就象穷鸟投怀,自然也就惹人怜爱了。”

褚遂良比太宗大两岁,当太宗还是秦王时,他就是太宗的近臣,但并未列入贞观十七年绘制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中。他继魏征之后,成为谏议大夫,正五品上,但多年都滞留于同一职务。而褚遂良在谏议大夫这个职位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史载褚遂良“前后谏奏及陈便宜书数十上,多见采纳”,其中以反对夺嗣换宗尤为典型。

唐太宗共有十四子,其中长子太子承乾、四子魏王泰、九子晋王治都是长孙皇后所生。承乾自武德九年(626年)十月立为太子,后因其渐好声色,又宠狎群小,

且患足疾,行走不便,至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乃移爱于李泰,并生易嗣之意。李泰亦引召学士,接纳朝臣,潜怀夺嫡之计。而褚遂良从维护封建礼仪制度出发,坚决反对唐太宗移宠于李泰。他在贞观十三年(639年)针对每月给魏王府的料物超过皇太子的现象,提出异议:

昔圣人制礼,尊嫡卑庶。谓之储君,道亚霄极,甚为崇重,用物不计,泉货财帛,与王者共止。庶子体卑,不得为例,所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而先王必本于人情,然后制法,知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礼特须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徒,承机而动,私恩害公,惑志乱国。

后来褚遂良又在贞观十六年(642年)催促唐太宗把制定太子、诸王的名分作为最急迫的事来处理,以便成为今后各代帝王可以效仿的一种制度,进而积极地主张嫡尊庶卑的传统礼仪和自周以来嫡长子继承制度,以维护李承乾的太子地位。

但是唐太宗一心偏爱魏王,并在侍臣中征求改立太子的意见,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都缄口不言时,只有褚遂良一语破的,道出“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的事实。正是由于他的坚持才使唐太宗在严峻事实面前改变初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褚遂良等重臣商议,共立晋王李治为太子,终于避免了一场因夺嗣而引起的政治祸乱。

永徽初年,褚遂良踌躇满志,接受唐太宗的临终顾托,积极协助秦王府重臣长孙无忌等人共同辅佐新主,执行贞观制度。诚如他所说的“臣处众事,咸无废阙,数日之间,内外宁谧”,甚得高宗李治倚重,曾封爵河南县开国公,旋晋郡公。后来因为低价强卖他人的地产而遭

到监察御史韦仁约的弹劾，曾一度出贬同州，但不久即召回，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执掌宰相之职，并兼任太子宾客。

永徽三年，玄奘在大慈恩寺内建造五层砖塔，使长安外城的观瞻增色不少。这座塔的目的旨在保管玄奘从西域带回的佛像和经典。褚遂良奉高宗的诏命，恭书先帝太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被后人誉为“不仅是褚遂良的杰作，更创古今楷法之一格，清劲绝伦，有天马行空之概。”

高宗为太子时赐给玄奘的序笺，也由褚遂良恭书，后为纪念玄奘，石雕后镶在慈恩寺浮图的南门。在“太宗御制”上有“永徽四年岁次癸丑十月卯朔十五日癸巳建中书令臣褚遂良书”。另永徽四年十二月十日“高宗御制”上有“尚书仆射上柱国河南郡开国公臣褚遂良书”。

永徽六年，唐高宗李治宠爱武则天，想要废除王皇后，改立武则天。对此，贞观元老莫不以为有悖礼教，褚遂良、长孙无忌也曾与长安令裴行俭私下议论，认为“国家之祸必自此始”。所以当高宗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四人在内殿商议改立皇后之事时，褚遂良以坚定的口吻对其他三人说道：“今天皇上召我们进宫，可能是关于武昭仪立后的事。皇上决定立武昭仪为后的心意已很明显，正面反抗的话，只有一死。太尉是圣上的舅父；司空是朝廷的功臣，虽然今天因病缺席，但如果使圣上陷入对自己的亲舅父或功臣赐死的境地，是为臣子者应该极力避免的。遂良本是个草莽微臣，也没有立过什么战功，却得到今天的地位，内心非常惶恐。先帝临终时，更亲自将后事交托给遂良。如今不以一死进谏，实无颜见九泉之下的先帝。”

于是一进内殿，听完高宗的问题后，褚遂良跪在皇帝面前，以嘶哑的声音说道：“皇后系出名门，且是先帝特别挑选的，当圣上还是晋王时就是圣上的妃子。先帝临终时要臣握住圣上的手，说：‘朕的佳子与佳媳全部交给你了！’这也是圣上亲耳听到的。至于皇后，臣还没听说有什么重大的过失，怎么可以轻易废除呢？现在皇上居然做出违背先帝的事，臣认为这并非皇上的本意。皇上生性笃孝，应不会做出这种事。”

第二天，他又慨然上奏，明以利害，认为“皇上如果一定要另择皇后，可从天下的名门闺秀中重新挑选，不一定非武昭仪不可，武氏曾经侍候过先帝，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绝对逃不过天下人的耳目。万世之后，必然有损皇上圣德。”

褚遂良在朝廷上把手里的笏板放在地上，脱下幞头，一头向石阶撞过去。顿时血花四溅，不忍卒睹。

龙颜大怒的高宗命人把他拖出宫去，并在不久后将他贬为潭州都督。此时褚遂良已60岁了。这意味着他再也没有机会重回长安了。不久，被立为皇后的武则天就令高宗又以“潜谋不轨”之罪将褚遂良贬为爱州刺史。此时身心俱疲的褚遂良仍对高宗抱有幼想，企图以表白忠心来换取皇帝的原谅，他费尽心血向高宗呈上一份奏文：

“当年太子承乾和魏王泰争夺太子之位时，臣无惧一死，全心归附皇上，这是皇上亲眼所见之事。自先帝驾崩以来，臣和长孙无忌四人，一心为国，不敢稍有怠忽，恐辱先帝遗命。先帝驾崩之时，皇上哀痛逾恒，倒在臣的怀中哭泣，凉皇上记忆犹新……臣虽微薄，责任却十分重大……而今，臣命如蝼蚁，苟且偷生。恳请皇上怜悯！”

高宗看到这份奏文之后，认为这是强迫推销自己

的“忠诚”，心里非常不愉快。所以，褚遂良的奏文很快成为一张废纸。

无比的绝望使 63 岁的褚遂良很快就死在了爱州。

从李治即位到褚遂良出贬潭州，只有不到 6 年的时间，即使后来他蒙诬遭罪，追削官爵，子孙流配，两子彦甫、彦冲被杀，上距也不过 10 年时间，但永徽之治以及废立皇后之事却造就了褚遂良的千古英名。史称：“魏徵、王珪之后，骨鲠风采，落落负王佐器者，殆难其人，名臣事业，河南有焉……古之志士仁人，一言相期，死不之悔，况于君臣之间，受托孤之寄，而以利害祸福，忘平生之言哉！”从而更博得后人的由衷仰慕。

书学之路

褚遂良的书法，初学欧阳询、王羲之和虞世南，尤其得益于虞世南。再由学虞书入手，将汉隶、北碑熔治为一炉，终于形成自己的风格特点：笔画瘦硬跳荡，字势飘逸俊秀，精神外露，活泼美艳，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

虞世南死后，太宗曾对魏徵感叹说：虞世南死后，无可共语书者矣。魏徵说：“褚遂良下笔遒劲，诚善得王羲之之体。”于是太宗即日召褚遂良任命为侍书。

太宗拨出御府的费用收购王羲之的书迹，因而天下人争着将古时书迹献上，没有人能鉴别其真伪。于是李世民就命褚遂良论其出处，几乎没有任何差错。我们从他的书迹中可以看出，他的确得了右军书法三昧。

张怀瓘在《书断》中评论说：“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真书甚得其媚趣……。欧虞谢之，其行草之间，即居二公之后。”从此以后的评论家多从此说，说他的字属于虞世南的系统，也就是说属于南派。到了清

代,杨宾说:“于何章汉进士家见褚登善《孟法师碑》。因近小欧(欧阳通),故题签为欧。不知登善之书实出于欧之故。”又说:“登善本领全在瘦劲,媚趣生于其极。单言其媚趣误也。”(《杨大瓢偶笔》)后来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断定褚遂良为北派。褚遂良的父亲与欧阳询是亲密好友,因而承受家学的褚遂良,应该是受欧阳询的影响更大,这从其传记中也能察觉到。从其所书《孟法师碑》等等也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再者从他那种丝毫不容妥协的性格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书风更加倾向于欧阳询。可以说杨宾的评论充分说明了实质。但是褚遂良晚年的书写则脱离了这些影响,而被评为变化自在,清俊绝妙,达到了他个人独到的境地。

从书写风格上看,《伊阙佛龕碑》和《孟法师碑》堪称褚遂良早期书作的代表,此二碑先后书于贞观十五年 and 贞观十六年。《伊阙佛龕碑》原石在洛阳龙门摩崖之上,《孟法师碑》在长安城内,后毁失。二碑书风大体一致,字体均稍带隶意,宽博方正,笔画横平坚直,棱角分明,追求骨强力壮。清梁巘《评书帖》谓《伊阙佛龕碑》“平正刚健”,李宗瀚谓《孟法师碑》“遒丽处似虞,端劲处似欧,而运以分隶遗法,风规振六代之余,高古近二王以上”。而实际上,以褚遂良的气质与性情而言,高古与端劲均非其所长。所以启功在《论书绝句》中说:“褚河南书,世称为青琐婵娟,不胜罗绮。观于雁塔圣教序,正符所喻,亦褚书之本来面目也。至于女道士孟法师碑,则有意求其严整,未免有矜持之态。惟字不盈寸,引弦尚不难于中轂。至伊阙佛龕碑,则大不然矣。……河南书趣本不适于方正,而此碑独架构求其方,笔势求其挺,于是鼎折脰绝,两败俱伤,则误追隶意,舍长就短之故耳。”

传世佳作

褚遂良传世的作品很多,其中《伊阙佛龕碑》、《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倪宽赞》等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后两种,更充分体现了褚遂良的艺术风格。其中《倪宽赞》为传世墨迹,弥足珍贵。尽管对它的真伪尚有争议,但仍不失为学习褚书的极佳范本。

《倪宽赞》是褚遂良晚年的重要作品。据《石渠宝笈》载,原作纵七寸七分,横五尺二寸二分。五十行,三百四十字,刮去五字。真迹明时属韩贤良,曾刻入《郁冈斋墨妙》,清时刻入《滋蕙堂墨宝》及《三希堂法帖》。

历来人们对《倪宽赞》的评价极高。赵孟坚说“褚书倪宽赞容夷婉畅,如得道之士,世尘不能一毫婴之。”明杨士奇说:“评者以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明安世凤说:“此赞用意细贴,运笔轻活,而一种老成自不可及,盖褚书中之最合作者。”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另一个著名书法作品是《雁塔圣教序》。

此碑分序、记二通,序为唐太宗文;记为唐高宗在东宫时所撰,褚遂良分别书于永徽四年(653年)十月、十二月间,时为中书令,年58岁,下距卒年仅5年。而褚遂良自左迁潭州之后已无书迹可见,此碑应为褚书最晚作品。此碑妍媚超逸,甚得历代论书家所推重,有人认为王虚舟一“虚”字评得最好。他说此碑“笔力瘦劲,如百岁古藤,空明飞动,渣滓尽而清虚来,想其格韵超绝,直欲离纸一寸,如晴云挂空,仙人啸树,故自飘然不可攀仰”。又说:“褚公书看似疏瘦,实则腴润,看似古淡,实则风华,盘郁顿挫,运笔都在空中,突然一落,偶

然及纸，而字外之力，笔间之意，不可穷其端倪。”然而也有人对此不认同，尤其对其“丰艳雕刻”者，如《书后品》有“恨乏自然，功勤精悉”之评；《述书赋》更不以为然，认为：“河南专精，克俭克勤。伏膺《告誓》，锐思倚文。恐无成如画虎，将有类乎效顰。虽价重衣冠，名高内外，浇漓后学，而得无罪乎！”

另外，《太平广记》曾引《国史异纂》，记叙了褚遂良与虞世南论书的一件事：

遂良问虞监曰：“某书何如永师。”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官岂得若此者。”曰：“何如欧阳询。”虞曰：“闻询不择纸笔，皆能如志，官岂得若此。”褚（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曰：“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贵尚。”褚喜而退。

褚遂良与欧阳询、虞世南并称书坛“初唐三家”。然而欧阳询、虞世南在初唐就已是垂暮之年，他们的书法虽趋精善，但不失隋代书品，所书碑版，格局几与隋碑相同。直到褚遂良的永徽碑版出现，唐代楷书才有门户可寻，且其书瘦润华逸，刚柔相济，遂使魏晋流风一变而尽。所以在“初唐三家”里，真正启开李唐楷书门户的，只有褚遂良一个人。综观武后一朝，乃至玄宗开元初年的书坛风貌，以及其后书家如徐浩、颜真卿，莫不受褚遂良影响，刘熙载《书概》所誉褚遂良为“唐之广大教化主”者，应该是对褚遂良一生的最好评论吧！

第二部分 作品赏析